



用时代精神和现代意识激活文化与传统

中国人的大局观 (连载 81)

○ 穆涛

墙里秋千墙外道

写中国农村,要警惕“失真”

写农村,应警惕一种“失真”,但中国作家“失真”着写农村,是有传统的。

比如田园诗。中国的农村,自古以来都是超负荷的。所谓的“农本”,就是国家的核心重量由农村和农民承担,桑梓之苦重于田园之乐。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有一句座右铭,“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”,得志时候书生报国,意气风发,大袖飘飘走天下,失意了,或者致仕退休了,为修养身心和人格,归隐乡间一隅。田园于是成了古代文人们独善其身的“公共场所”。说白了,田园诗是中国古代的“知识分子写作”,是求身心舒坦,或文化妥协的一种寄托方式,察其动机,不是为了写出真实的乡村中国,更无探究世道民心乃至民风动向的精神取向。

田园诗也有一个亮点,给自己放松。精神放松,但人品和文品独立。隐身,但不冷落。

田园诗,按照文学史里的惯例,是从东晋的陶渊明说起,实际上还应该再往前推,源头是东汉末年的《古诗十九首》。这十九首诗都是匿名作品,写这种“日常生活诗”之所以匿名,是因为背后潜藏着一大极其血腥的文化伤痛。

这个话题说起来有点长,我简单说一下梗概。自西汉起,具体是汉武帝时,中国开启了学而优则仕选官模式,即科举制的前身察举制,读书出众者通过考试入仕为官。这个制度催生形成了古代知识分子阶层——士群体。西汉之前的中国社会,文化人是天空里的鹰或燕,各飞各的,没有形成群体力量。到东汉,这个群体进一步充实扩大,全国已有一半以上的官员是读书人出身。东汉末年,具体是公元166年和公元168年,发生了两次针对文化人的大清洗,即“党锢之祸”,几千名官员被

诛杀流放,几十万人受牵连(含家眷),当时的全国人口约六千五百万。事发起因是外戚和宦官角逐权力,士群体逃边站队,站在外戚一方,宦官借皇帝之威得势后大开杀戮。

《古诗十九首》的背景就是这样的政治生态和社会形态。

《古诗十九首》整体是平静冲和的,“人生天地间,忽如远行客”“西北有高楼,上与浮云齐”“涉江采芙蓉,兰泽多芳草”“明月皎夜光,促织鸣东壁”“东城高且长,逶迤自相属”“去者日以疏,生者日以亲”“生年不满百,常怀千岁忧”“白露沾野草,时节忽复易”。这样的诗和一场文化浩劫构成怎么样的一种孽缘因果?是文化隐身,但不是逃避,也不是对恶劣政治的失望,而是不再抱希望。《古诗十九首》是中国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转折点,此之后,才有魏晋名士的夸张和变异,才有陶渊明的逃避和现实遮蔽,再至唐之后,定型为田园诗这样的格局。

中国农业社会几千年,但旧文学史里,竟没有一部直视农村现实和农民苦衷的重量级作品。田园诗中也有些个例:“老农家贫在山住,耕种山田三四亩。苗疏税多不得食,输入官仓化为土。”“春种一粒粟,秋收万颗子。四海无闲田,农夫犹饿死。”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?”但也仅是个例而已。

当下的中国农村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,在脱胎换骨般变化着,我们通过具体数字看这种变化,当下有二亿六千万“农民工”,这是中国职业中的“新人类”,分布在中国所有的城市,包括县城。在这个群体的背后,还有几千万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。今天的农村问题,已不再是简单的文明和落后、进步与保守,已经关乎于中国的社会进程,以及未来趋势。

八股文的一面

八股文是应试作文,明清两朝应用

了几百年,今天不仅被一脚踢开,还成了世上最烂文章的代名词。一种文体被人们如此厌烦,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少见的。

八股文是遵命文学。科举是皇命,总考官是皇帝。贡生、举人、进士这些名目,是向皇帝贡奉、举荐、进呈之意的直率表达。皇帝的命令依古训叫“制”,因此八股文的别名又叫“制艺”,也叫“制义”,指写文章既是手艺活,也要显示大义。八股文还叫“四书文”,明清的科考,“乡试”和“会试”需考三场,首场以“四书”为命题考试范围,作“八股文”。首场的应试文章不入考官法眼,二场、三场所写的“论”“判”“案”等,基本也就废了。称“四书文”还有一层含义,考生所作八股文的立论依据,要遵循朱熹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不得擅自发挥。也就是说,标准答案只能是朱熹注的“四书”,这项硬性规定出自明朝。朱元璋学习唐朝李世民攀文化亲戚的做法,李唐攀老子李耳为远祖,朱明攀朱熹为近亲,于是宋代的朱熹跨朝代成了明朝的讲师团团长。清袁明制,一直到1905年八股科考被废止。其实在宋代,朱熹的学问并不是最好的,陕西的关中儒学就在其上,这基本上是当时的共识,张载百年后,是被“请入”文庙侍孔子的。后来的文庙,朱熹取代了张载,也起于朱皇帝的攀亲。可见,文人被皇帝攀上,是有好果子吃的。

八股是文章体裁,很程式化,由破题、承题、起讲、入手、起股、中股、后股、束股构成,每一股均有严格的规定。全是“规定动作”,没有“自选动作”,写作者不能自由发挥。八股文过于强调技巧,讲究精雕细琢、修字炼句、对偶对仗,但也因此伤了文章整体的浑然大方,有佳句无名文,这是一弊。这一弊也带来一点益处,后来楹联的大兴也受惠于此。再一弊是取悦龙颜,用张中行先生的话讲:“著文,撇开自己,眼看皇帝,心想皇帝。还能写出什么来呢?”

(未完待续)

忽小月想:我在长安人眼里成什么了?那些隐私别人是怎么知道的呢?而且擦到一起扔出来太有杀伤力了,打得人都没有招架的机会了。



现实主义长篇小说

长安

○ 阿莹

(连载 159)



两人一聊就是半天,这个比他大三岁的翻译,居然知道那么多工厂的事情,如果战报笔触能从校园伸展到工厂,何愁不能摧毁腐朽的旧体制呢?而且,他发现这个共和国建设的兵工厂,居然全盘接受了修正主义的体制,连管理流程都是照搬苏联的。所以,革命的烈火不但学校要烧,工厂也要燃起来。可他几次去工厂串联,警卫挡住不让进,在他懊恼的时候想到了伟人一句话,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,如果能把忽小月拉住,就是一把锐利的匕首,一定会成为联络工人的秘密渠道。

你多看看各地战报,脑袋瓜就开窍了。

你一天看多少战报?不怕眼睛看坏了?

他发现忽小月常常会目不转睛地坐在案子对面,瞅他剪裁东南西北的小报,搞得刻蜡版、推碾子的学生都找茬出去了。是的,以前他也有过青春的憧憬,曾经盯住女生指甲有过莫名的悸动。可自从运动开始后,生活好像一下子升高了热度,好像烧得他忘掉了私情,好像所有的姑娘都失去了诱惑。所以,那天他们一起吃了晚饭,在送忽小月走出校门时,察觉到对方眼眸闪烁过一缕情愫,可革命人怎能沉溺到狭隘的情感里,那可是对革命的亵渎哟,老爹每年去县城看望老友,哪个不是胜利了才考虑个人问题的?

你是不是嫌我炒的菜不香啊?忽小月低头走着怪怪地问。

没有啊,绝对没有啊。红向东扭回头懵懵懂懂地回答。

那你咋也没个评价呢?

评价啥?让我说啥呀?

你要相信我,我一定会把菜炒好的。

我一顿吃了两大碗,就是我的评价呀!

七十四

忽小月洗完澡,独自缓步走到厂前区,看见其他单位宣传栏空荡荡的,唯有熔铜车间的宣传栏拥满了人,看样子有些人刚在食堂吃过晚饭,嘴里还嚼着夹满红萝卜丝的馒头,也有的像刚从生产线上跑出来,一身油污使劲往里挤,谁看见都要慌慌躲开的。忽小月心里顿时潜藏了欣喜,看来还是红向东说得对,文章就是要结合实际,就是要有点火药味,明天他们来看到这这般拥堵的情形,一定会不惜词句表扬她的,她似乎特别想听到那个有点磁性的声音。

这时,天际已经不知不觉把夜纱拉开了,广场上的路灯扑闪着昏黄的光亮,大字报离远了看不清楚,她想挤进去看看自己的文章,听听阅读者的现场反应,左闪一个人,右错一个人,当忽小月终于挤到自己熟悉的宣传栏前,陡然愣住了,面前的字报竟然不是她写的,字迹不对,词句不对,再看标题:请看一条隐藏在工厂角落兴风作浪的美人鱼!

这是什么意思?这么诱惑的题目?

她抑制住怦怦的心跳,目光一行行扫下去,可刚刚读了开头,心头蓦地一紧,感觉这张大字报是冲着她来的,那笔画像柴火,那语言像青春,居然把她进厂来遇到的麻烦,一件一件抖搂了,就像把身上衣服一件一件扒下来,让她赤身裸体暴露在路灯之下,像被人一下子从空中狠摔地上,肚里的五脏六腑碰撞碰撞碎了,浑身的骨节也在咔嚓作响……

尽管大字报从头到尾没写人名,可字里行间隐藏着恶毒的咒骂,明摆着是指向她的,骂她是个低级趣味的女流氓,是个使尽卑劣勾引男人的荡妇,是个外表漂亮内心肮脏的人渣。天哪,这是什么人在作孽!忽小月直看得头皮发麻,耳窝嗡嗡震响,胸口像有把刀子捅进去,咔嚓一声,扎到心口,痛得她哎哟一声,差点坐到地上,却又不见血流出来。

她想把刀拔出来,却越拔越深了,血和泪汇合着冲上头顶,几乎把她掀翻在地了。蓦地,她扑上去想撕下来,却马上有人阻拦:不能破坏大字报,有意见也不能撕呀。又有谁直接把她双手给架住了喊:敢撕大字报,就罪加一等!她只好挣脱开扭身欲走,却听见背后有人嘀咕:你看,就写的她吧?

忽小月斜瞥一眼,竟然是兰花。这女人自从从门改户从苏联回来就变得趾高气扬,今天竟是这般可恶,气得忽小月怒目而瞪,兰花竟从一个男工腋下伸出拳头,气得忽小月浑身颤抖,几个工友见状硬把她们给隔开,劝她快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

忽小月迷迷糊糊走到厂外,手里的饭盒也不知啥时掉了,过马路时有卡车驶来竟不知避让,气得司机急踩刹车探头叫骂,你不想活了,也别在我车头找死,大卡车呼啸着扬尘而去。忽小月苦涩地咬住飘过来的头发,真想一头扑进车轮,就此做一个彻底的了断算了。

天哪,我在长安人眼里成什么了?那些隐私别人是怎么知道的呢?而且擦到一起扔出来太有杀伤力了,打得人都没有招架的机会了。她就像一个被剥光了衣服的女人在街坊踉跄而行,有熟人迎面打招呼都没反应,只顺着远离路灯的小路,走到一栋灰砖家属楼前。

(未完待续)

一场千年中国社会大变革 一代陕北知识分子大觉醒

长篇小说

大陕北 (连载 94)

○ 姬晓东

又下一楼逐个查看,黑咕隆咚的,走到一间房门口,脚被绊了一下,摔倒的他感觉身下有人,定睛一看,此人胸口插着一把刀,他一把掀过脸,正是做饭的老板。杨志拔出刀冲进去,见两个影子围着白花花的影子激烈地动着。“驴日的货,你们畜生不如!”他骂了一句,说时迟那时快,扑哧,扑哧,刀子进出两下,两个“影子”蹬蹬腿,不动了。他给光身子吓昏的老板娘盖了件衣服,对软瘫在门口的老郝踢了一脚。两人抬出“影子”,就地在沙梁下面刨了坑,埋了。天麻麻亮,老郝的上下牙床子还在打得扑棱扑棱作响,说要回三边的老家。杨志咋记得他是山西的,但也不再细究,掏出两块大洋放他手上,说好自为之吧,两人就此分手。柳叶醒来,边哭边喊帮忙,杨志和她一起埋了老板。柳叶擦干眼泪,收拾起细软。杨志问干吗?柳叶说这里死了这么多人,我还敢继续开店?杨志想着也对,就一把火烧了客栈,然后紧紧抱住女人。那一刻起,两人有了相依为命的感觉,他们日夜兼程来到包头。

“这么说马伯雄饶恕了你?”万星明问。听完故事,他也很感触,看来土匪也是能教育好的,就看谁来教育。

“是的,他宽恕了我,是我的恩人,不,是再生父母。”

“我问你们,这客栈原来是不是叫‘花前月下’?好端端的,为何改名?”万星明问,心里说这是我们约定的地儿,也是通知见面的地方,我差点找不见,萨仁花来了能找得见吗?来时路过包头,他让小郭在街头找了信使,一来一回好几天了,萨仁花也该来了吧。想着想着,他下意识地从门外张望。

“我们改成‘鱼河客栈’,既是柳叶对老客栈的一种悼念,也是为商之道,想吸引更多更远的客人。您,不是被吸引来的吗?当然,还有更深的一层意思,毕竟我手上有两条人命,万一哪天官府或死者的家

属找来,杨志愿杀愿剐,随他们好了。”杨志说到这里,一副视死如归的豪气。

“再不要说这样的话,是他们先杀了我家掌柜,还把我……你杀他们那是替天行道。”柳叶白了杨志一眼,嗔怪道。

“对,老板娘说得没错。你是见义勇为。好吧,马公子是大文化人,他放你一马,足以证明你是好人。好人,我再不放过就说不过去了。开好这个夫妻店,你们安安稳稳红红火火过日子吧。”万星明大度地说。

“谢万长官,谢万营长。”两人异口同声说,就要下跪。

万星明拉住杨志,说:“身上的匪气呢?做生意,特别是在异乡,该匪还是要匪点。来,说说这儿有过甚情况,主要是榆林人的情况。我要找人。”

“有。半个多月前,客栈来过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,男的说他是榆林城的万家,女的没说,但口音是米脂一带的。”柳叶说着,端详眼前的万长官,还真与那个男人长得像,想问又觉冒失。

“仔细说,不能遗漏一点。”万星明激动起来,说道,心里也是“咯噔”了几下,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功夫,他想起小郭教的诗词。

那天也是黄昏,店里客人很多,我们忙里忙外张罗着,无意看到外面站着一对男女。等我们稍微闲下来,再看他们还站在对面,死死打量客栈招牌。一定是榆林老乡来了。我出去招呼,问他们住店吗?男子问客栈是榆林人开的?我反问他们是榆

林人吗?男子说是的,来包头看亲戚,亲戚没找到,盘缠花光了,问能不能先吃住上几天,等联系上亲戚再付。他们满脸疲惫,衣服也脏兮兮的,但从谈吐和气质看,是大户人家出身。于是我说可以,就让他们进来。刚才说了,改客栈名有帮助老乡的意思,现在遇到需要帮助的,付钱不付钱真没关系。

他们住进客栈后,我发现很反常。男的是那种不劳而获的公子哥,每天睡到太阳半竿子高,起来后就说去找亲戚,一走就是大半天,有时候回来满身酒气,显然手头是有钱的。女的手脚麻利勤快,从早到晚帮我干活,倒马桶的活也抢着干,只是一天说不过十句话,还是问她才说。一天半夜,他们房里传出激烈的打斗声和女人嘤嘤的哭声。杨志说小两口打架正常,让我不要管。一个时辰后还在闹腾,实在忍不住了,我就去敲门却不开,用了暗设的机关强行进去。只见女的躺在床上,男衫被撕扯得一条一条的,酒气熏天的男人,骑她身上使劲抽打。见我进来,男的起身冲了出去,女的抽泣着说,男人要强行和她做那事,她不愿意,因为男人去妓院得了脏病,她就招致打骂和羞辱。心扉是心事的闸门,平时打开很难,一旦打开,犹如洪水猛兽,再也关不上了,女人道出了自己的全部事。她是米脂大户人家出身,被男的没眉倒眼勾引,自己也就鬼迷心窍,跟着离家出走,落到如此下场。

(未完待续)